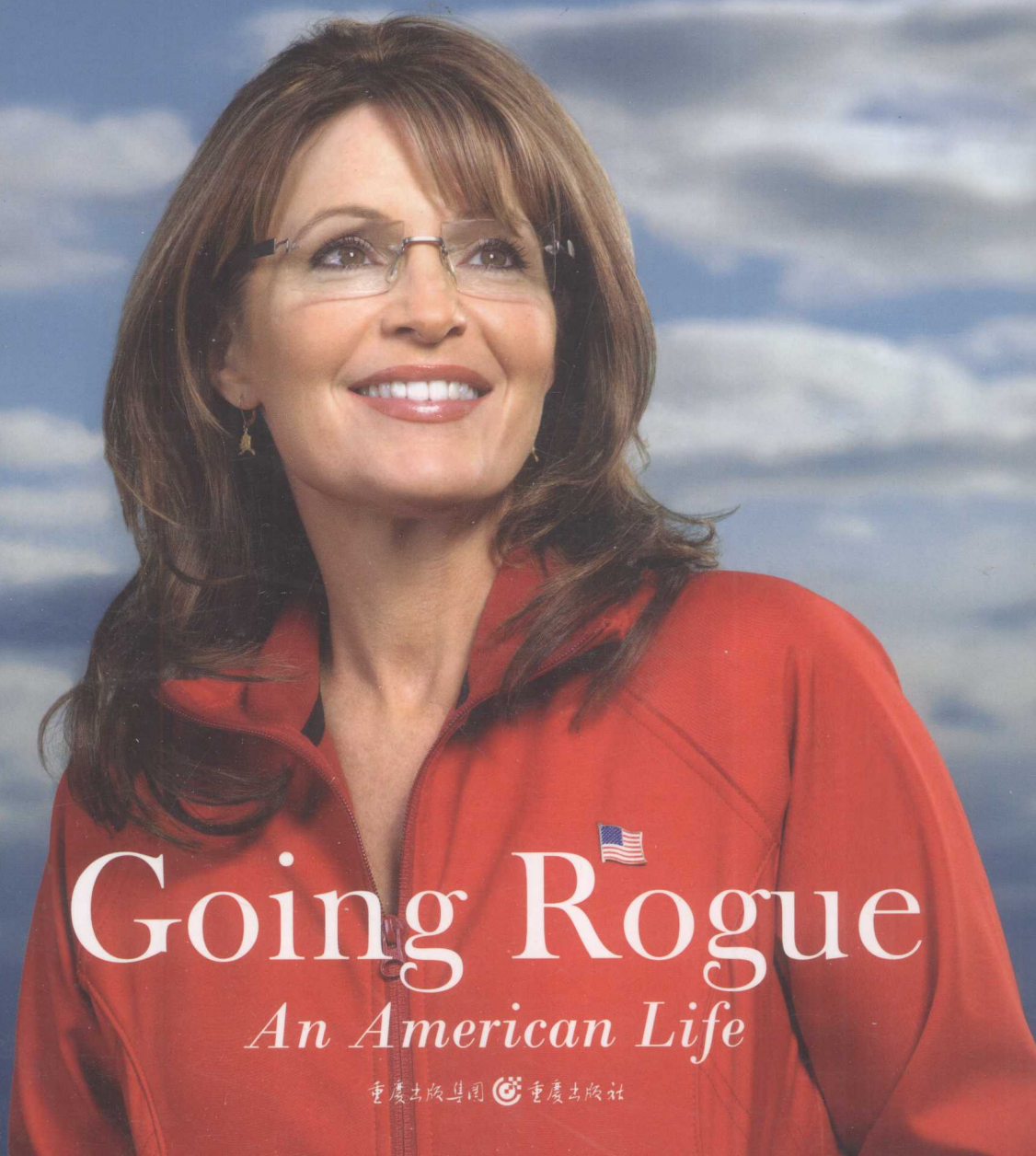


单打独斗

〔美〕 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著
王祖宁 王凌凌◎译

佩林自传

从草根妈妈到副总统候选人之路



Going Rogue
An American Life

单打独斗

〔美〕 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 著

王祖宁 王凌凌 ◎ 译

佩林自传

从草根妈妈到副总统候选人之路

Going Rogue: An American Life by Sarah Palin

Copyright © 2009 by Sarah Pal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版贸核渝字 (2010) 第 0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打独斗 / [美] 佩林 (Palin, S.) 著; 王祖宁, 王凌凌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8

书名原文: Going Rogue: An American Life

ISBN 978-7-229-02067-5

I. ①单… II. ①佩… ②王… ③王… III. ①S. — 自传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480 号

单打独斗

DANDA DUDOU

[美] 莎拉·佩林 著

王祖宁 王凌凌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中资海派·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出版中心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朱小玉 朱兆虎

版式设计: 袁青青

封面设计: 袁青青 黄充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E-mail: fxchu@cq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54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位曾经的副总统候选人，在选战结束后，依然在网络、媒体、美国政坛爆红抢眼，她依然是美国民间话题的主要人物之一。



“佩林热”旋风越刮越猛

一般来说，美国选战结束之后，落败的候选人都会慢慢淡出民众的视野。随着新内阁的提名和任命，政坛的后起之秀层出不穷，再加上新的法案、政策和议题，不断地在转移媒体的焦点和视线，所以无论是政坛还是媒体，都不可能为一个过气的、失败的候选人留太多的政治空间和关注空间。

可是，莎拉·佩林却是一个例外。这位曾经的副总统候选人，在选战结束后，依然在网络、媒体、美国政坛爆红抢眼，依然是美国人的话题主要人物之一。

《单打独斗》还未上市，在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以及亚马逊网络书店，预购册数排名第一。

上市首日 30 万本售罄。

上市两周销量突破 100 万！

在亚马逊网络书店最热销的排行榜上，《单打独斗》硬生生地把全球热门小说家丹·布朗 (Dan Brown) 的新作《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 从榜首的位置挤下来。

在《纽约时报》最新畅销书排行榜上，《单打独斗》已经蝉联了三周冠军，至今仍踞榜单中。

据美联社报道，原本印 150 万册的《单打独斗》，后来追加至 250 万。而且现在，出版社还要再加印 30 万册。

在全国巡回签售活动中，无论佩林走到哪里，各地的民众都趋之若鹜，

有些粉丝为了得到她的签名甘愿排上 24 小时的长队，据说在阿拉巴马州，有的粉丝竟然排队 40 小时，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多达 1 750 人排队等待佩林的签名。

各大新闻网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争相邀约佩林做专访，甚至连奥巴马的忠实拥趸、美国脱口秀一姐——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也不得不迁就广大观众的热情，请来这位奥巴马的政敌上自己的节目。结果，当天的节目收视率刷新历史记录。

最新的 CNN 民调显示，莎拉·佩林的受欢迎程度高达 46%，只比媒体宠儿奥巴马落后 1%。要知道，佩林如今已是一介平民，而奥巴马是万众瞩目、高票当选的大总统，而且在这段时间，奥巴马捷报频传，频繁上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开展亚洲之行，出席哥本哈根的拯救地球大会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加起来，都无法掩盖“佩林热”旋风的锋芒，更无法冲淡佩林对政坛和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转发一封广为流传的邮件，是一个阿拉斯加州人写的关于我的州长工作的。他的语言有强烈的阿拉斯加州风格，我想与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也大笑一场。



一个阿拉斯加州人眼中的佩林州长

我今年 66 岁，从 10 岁起就开始在阿拉斯加州从事商业捕捞。对于当地的政治，我倒是略知一二。但是对于国内政治，直到去年我才有所了解。在我看来，这场沸沸扬扬的佩林竞选中，无论是哪一方都不得要领。在这场论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不是性格、方式或者口才，而是务实。即使是佩林的支持者也没有提到下面我将要讲述的事情。

1. 民主党人或许忘了，当佩林接替共和党的恶棍弗兰克·穆尔科斯基成为州长之后，她立即一举粉碎了共和党的“腐败分子俱乐部”（CBC），并且让他们打包走人。这个俱乐部的许多成员现在仍然待在州政府里，不过身上穿的却是橘黄色的连裤工装。为此，民主党一度对她刮目相看，一边在院子里欢蹦乱跳，一边撒着彩色纸屑引吭高歌“啦，啦，啦”（没错，我们知道他们向来都是这副德行）。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在这个国家里还有哪一位州长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你们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听我继续说。

2. 随着“腐败分子俱乐部”的解散，在阿拉斯加州能够庇护大型石油公司的政客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佩林建立并颁布了一项名为“ACES”的分配石油利润的新制度。对此埃克森石油公司提出抗议，莎拉却对他们说：“出去时小心被门夹住屁股。”最后这家公司留下了。现在阿拉斯加州的居民已经从小富变为大富。当然，另外一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也俯首称臣。我还想问问，这个国家有哪一个州长有过同样的举动。

3. 她走进州长办公室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拿到本州为所谓的“猪肉计划”申请资金的清单。在看完这份清单以后，她不仅把其中85%的部分一笔划掉，而且还把它们束之高阁。她告诉当地的民众，无论我们想要建设什么项目，都必须自掏腰包。也许她已经想好了，筹集资金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卖掉州长专机，反正她觉得这架飞机过于奢侈；比如说解雇州长的厨师，因为她可以亲手为家人煮饭；比如说交还州政府配给她的车辆，因为她说自己已经有一辆汽车；再比如说解散州政府的保安队，虽然这次她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我猜说不定她自己腰里别着一把手枪呢。我等着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样的州长。

4. 30年前，埃克森就持有在汤姆森峰勘探开采石油的契约。但是因为他们打着自己的算盘，百般推拖而没有开始。没有哪一任州长能够让他们破土动工。然而，今年夏天，佩林却告诉埃克森她要收回那份契约，让他们立即出局。埃克森负隅顽抗，并且威胁要提起诉讼。她只是耸耸肩，告诉他们法庭的门朝哪边开。她又赢得了一场胜利。

5.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2025年以前让美国电力的25%来自可再生能源。莎拉早就来到议会，提交了自己让阿拉斯加州在2050年以前5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达到25%的指标。如果不讲方式与个性，关于这些实事我还能够说上许许多多。每个人都想要展现自己很独特的言行举止，但是他们许多人只是徒有其表。我一直耐心地等着，看看有没有哪位自由派州长的大名能够与我们这位仅仅在两年半中就做到这些的州长相提并论。如果没有，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此外，大选结束以后，对于能够回到阿拉斯加州继续自己的工作，她感到心满意足。但是，那些对她心怀不满的人们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显然，这些乳臭未干、吵吵嚷嚷的家伙们从来都没有退去，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对一条梭子鱼乱砍乱杀、纠缠不休的后果。要知道，它会在你毫无戒备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一下子把你的脸撕烂。

杜威·惠特赛尔
2009年于阿拉斯加州



GOING ROGUE

目 录

“佩林热”旋风越刮越猛	1
一个阿拉斯加州人眼中的佩林州长	3
第1章 阿拉斯加州的美国丽人	7
第2章 餐桌上的政治	57
第3章 钻井钻出幸福生活	89
第4章 特立独行的副总统竞选之路	171
第5章 重拳反击	269
第6章 辞去职务再上路	315
后 记	325
致 谢	331



GOING ROGUE

第 **1** 章

阿拉斯加州的美国丽人

我相信上帝造人绝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庸庸碌碌。

——卢·霍尔茨

I

2008年8月，阿拉斯加州农牧产品展销会。亘古苍茫的塔尔基特纳山脉峰峦浑厚，帕尔默峰上隐约可见薄薄的初雪，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芬芳，小镇集市热闹喧嚣的气氛和阿拉斯加州崎岖绵延的山脉，在这芳香气味的奇妙地融为一体。集市上各种摊位鳞次栉比，棉花糖、长热狗、比目鱼玉米卷、驯鹿肉肠、鱼骨雕饰品、爱斯基摩人的手工草编篮以及在阿拉斯加州午夜阳光下生长出来的巨型蔬菜，伴随着矢车菊大剧院里的班卓琴声，交易会上一片车水马龙。

我怀里抱着4个月大的儿子特里格，缓慢地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从浮木艺术，到蜜蜂养殖，再到家酿的蓝莓酒，我在各式各样的摊位前驻足停看，缓慢前行。我的女儿布里斯托尔和薇洛则和朋友们一起漫步在前，一边嬉笑，一边玩弄手机。7岁的派珀从出生起就是我形影不离的小尾巴，她耐心地陪着我在人群中走走停停。为了奖励她的乖巧，我买了一支棉花糖给她。此时她开心地围着我蹦来蹦去，不时地咬一口棉花糖。我频频停下来微笑着和人们合影，或是和选民们闲谈几句——作为一州之长，这是我的分内工作，我很喜欢和人们交流，而派珀大部分时间也对此感到惬意。每隔一会儿，我就会抽出抱孩子的右手来和友好的市民们握手。

“嘿，莎拉！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的！”

“哦，天啊，那是刚出生的小家伙吗？我得和他打个招呼……”

“州长，石油价格可真是贵呐！什么时候能有新的钻井？”

晴朗辽远的天空泛着蓝绿色，茫茫苍穹和远山相接，空气中凉爽清新的气息预示着冬天的临近。卖猪肉串的小商人、卖爆米花的摊贩、“瓜菜果王”大赛的展台、家畜比赛的摊位……我们穿行在拥挤的摊贩和展台之间。当地

的一家歌舞团走上舞台开始表演，刺耳的音乐大声鸣响，似乎是想盖过发电机的轰鸣声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的右前方是阿拉斯加州生命权利主义组织的展位。展位上的海报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我顿时屏住了呼吸。那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甜美的婴儿，她的身体包裹在粉色的襁褓中，柔弱稚嫩的肩膀上系着洁白的羽翼，宛若天使。

“宝贝，你看，那是你啊。”我对派珀轻声说道，从婴儿期她就会对着镜头微笑。可是派珀打了个哈欠，拽下一块棉花糖放进嘴里，不以为然地说道：“又是集市海报上那个宣传反堕胎的小孩。”

话虽如此，我仍然觉得这是一张很棒的照片。每每在广告和慈善活动的入场券上看到它，我都会想到生命的珍贵。

它也提醒我，自己对于政治，是多么不够耐心。

我坚定拥护每个孩子的出生权，我成功地让生命权利主义组织的成员支持我的观点，因此他们邀请派珀去拍摄宣传海报；可是我仍然没能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让共和党尽早允许我参加竞选。

展棚中一位态度友善的志愿者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探过头去和她握手，并向其他和蔼可亲的女士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为了坚持布展，她们往往要忍受反对者们的冷嘲热讽。她们的情感和真诚彰显了道义和政治的区别。当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留言时，我又一次在展台上看到了派珀的照片。我开始为自己的庸人自扰感到懊恼。我仍然没有学会接受政治机器作为公共服务的性质往往会被扭曲和篡改的事实——并且很多时候，政治机器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

几年之前我曾目睹自己所在的州朝着经济脱轨的方向行驶。横跨阿拉斯加州全州的输油管道系统自1975年开始建设，便成为阿拉斯加州的经济命脉。在这之后，民众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公职人员并不是在为公众服务。相反，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趁机和石油巨头们攀上了亲。阿拉斯加州很好地秉承了美国的开拓进取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其政府机构竟如此荒诞腐朽，华而不实。

这实在令人费解。

看起来本应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共服务和政府政策已经由于腐败的政治及其糟糕的机制而越来越偏离原来的轨道。即便如此，这遏制不了我从孩提时代就产生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和对政府时事的关注。在罗纳德·里根时期我就意识到了普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而在上大学后，我又对政治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出于对文字魅力的迷恋，我又学习了新闻学。与此同时，我所受的教育无时无刻不在鼓励着我，我相信每个美国人都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由此走上了从政之路。我最初被选为阿拉斯加州瓦西拉市议员，接着我参加了市长竞选并成功连任两届瓦西拉市长。这个沉睡已久的小城在我的任期内一跃成为全阿拉斯加州发展最快的城镇。此后我被任命为阿拉斯加州石油和天然气保护委员会主席，负责阿拉斯加州经济命脉的监控工作，具体实施能源产业的监督保障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到 2002 年我的第二个市长任期行将结束时，我和丈夫托德开始考虑我们的下一步打算。即使我撇开政治，将公务束之高阁，4 个淘气的孩子也足够我忙碌了。于是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这样做了。然而我内心始终感受到一种无法停息的强大引力，召唤我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站在我的角度看阿拉斯加州的政治，我们的首府朱诺似乎到处是相互推诿的作风和散漫的“老好人”们，他们和石油公司总裁们吃午餐，关起门来和有钱有势的人做暗箱交易。像大多数阿拉斯加州民众一样，我可以明显看出许多政策制定者的决议非常自然地倒向了对石油巨头们有利的一方，甚至不惜损害选民们的利益。

自 1977 年阿拉斯加州输油管落成起，大量原油就被源源不断地从普拉德霍湾转运到美国本土，这为阿拉斯加州带来了数十亿的财政收入。而政府从中捞取的资金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一夜之间就是几十亿美元！政客们想方设法把这些钱挥霍掉，政府机构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全州劳动人口中每 4 人就有 1 人受雇于州或当地政府部门，还有各种补贴和合同工与政府预算挂钩，其数量惊人。所有人都发觉在这泡沫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蝇营狗苟。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粉碎了盛极一时的原油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的纷纷倒闭和失业率的飙升。

在原油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时，任何质疑政府给予石油公司过多权利的人都会遭到其他人的谴责和唾弃：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难道你想杀死会下金蛋的母鸡，让我们都丢掉饭碗？然而，当原油梦灭，经济危机席卷全国时，石油公司却仍然掌控着阿拉斯加州的整个经济市场。而在当时，州政府实际上已经干脆放弃了为广大民众争取权利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毅然决定竞选州长。

我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标榜为道德改革者才参与到政府工作中去，但令人

遗憾的是，我所遇到的所有层级的政府机构几乎都由于僵化的行政体制而濒于瘫痪。由于我毫不顾忌党派之分，坚决彻底地反对政治腐败，甚至揭发共和党内部官员，引得共和党的领导者们先是疏远我，进而孤立我的支持者们。因此，我虽然一直是名正言顺的共和党成员，却始终没有被真正接纳到共和党的政治家庭中去，即使是在作为州长的任期内，我仍然不受共和党主流圈子的认可。即使如此，我也不以为意。相反我将此看做双赢的关系模式：从政治上讲，我谁也不欠，也没有谁欠我。这种关系能够给予我充分的自由和权限去为阿拉斯加州政府选择最好的服务者，而不用考虑对方的党派。同时我也只用于那些雇佣我的上级——阿拉斯加州人民——做事。

派珀对我说她想离开了，我的思绪被拉回到生命权利主义组织的展棚里，她迫不及待去看集市上的呼啦圈比赛。因此我赶紧又和几个工作人员握了手，并从刚刚抱着特里格的一位和蔼太太的手里重新接过了他，转身离开。

我竟敢惹怒阿拉斯加州共和党主席兰迪·鲁德里奇，以及时任州长的弗兰克·穆尔科斯基，也难怪我会一开始就和共和党干戈不断。党派的头头们始终不肯放过任何机会让我意识到自己触犯了“第11条戒律”：任何共和党人不得损毁自己党内同志的名誉。即使穆尔科斯基在当时只有19%的支持率，他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还受到一项重罪指控。腐败蔓延的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想浪费时间去熟悉工作环境中的那些潜规则，更从未动过心思去玩什么政治游戏。而这就意味着我得更加努力地工作，用事实证明我的实力，使阿拉斯加州向着于人民有益的方向发展进步，而不是一味屈从于当权者的态度。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将一个钩心斗角的官僚机构转变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健康组织的唯一方法。我希望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变革政府作风，并适当制约政府权力。

自从2006年被选为州长以来，虽然一直都没有刻意重视过民意调查，我确实获得了88%的民众支持率，我由此确认自己的政府团队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对我而言，这么高的支持率是民众对政府有所期待的证明：人们期待政府出台以原则为重心的政策，而不是继续敷衍一事无成的管理制度。我对人民的期待和鼓舞深怀感激。我所想要的只是兢兢业业地为民众诚实服务的机会，而且我一直认为，在为政府工作和家庭琐事之间我们也许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世界有所改变。

在生命权利主义组织的展位上，我微笑地向捐款箱投入了几美元，我毫

不在意谁会看到，哪怕是当地媒体。所有阿拉斯加州人都知道我赞成生命权的观点，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就在那时，我的黑莓手机开始振动起来，呼唤我回去工作。我正好可以借机离开展棚，到阳光下去透透气。派珀用黏呼呼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小声地提醒我刚才答应过她如果她耐心地跟着我，我就会带她去坐过山车。

“接最后一个电话，宝贝。”我对她说道。

我一边绕到展位后面，一边期待着儿子特拉克从他的军事基地温莱特堡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马上就要被派往伊拉克了，所以他不定时的几通电话成了我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不过，我转念退一步祈祷，假如不是特拉克的电话，那么：上帝啊，求求你，至少就这么一个小时，让我不用去想政治。

我按下手机上的绿色接听键，满怀期待地回答：“你好，我是莎拉。”

是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改变历史。

2

地震永久地改变了阿拉斯加州的地形地貌。自然之母向人们展示了她的无穷力量，提醒着我们人类的渺小。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我的父母查克·希思和萨莉·希思的决心，他们毅然决定搬离爱达荷州，放弃爸爸在那儿的教师职业，前往美国尚待开垦的北方。1964年3月27日的耶稣受难日，阿拉斯加州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在这场北美有史以来震级最大的地震后不到两个月，妈妈怀抱着刚满3个月的我，从我的出生地爱达荷州的桑德波因特出发，路经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最终安顿在偏远多风沙的边陲小城斯卡圭。

西南海岸的浪花一跃而起，在空中坚持了将近5分钟之久，紧接着而来的是一阵山体滑坡和雪崩，整个山坡上的积雪霎时都翻滚下来涌进山谷里。科迪亚克岛附近的部分地表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被永久性地向上推升了30英尺。苏厄德县沿海的一大块陆地从原来的地壳脱离后整体滑向了复活湾。剧烈震动20分钟后，巨浪呼啸，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了海岸边线，浪花包裹着泄露的石油，在大洋表面熊熊燃烧。沿着阿拉斯加州的内海航道，一部分海底岩层开始剧烈

地晃动，最后将整个瓦尔迪兹港都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的哥哥小查克那时候只有两岁，我的姐姐希瑟一岁，因此他们可以自己坐在我们乘坐的格鲁曼“鹅”式飞机里，那是一架像从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飞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水陆两用飞机。希思家来到斯卡圭的时候，当地的人口只有650人左右，难以想象在1897年的夏天克朗代克淘金热的强盛时期，曾有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聚集于此。

那时候不远万里艰苦跋涉到美国北部的，不仅有心怀淘金梦、头发灰白的老矿工们，还有医生、律师，以及像我爸爸这样的教师。许多淘金者都选择居住在斯卡圭，他们带着粮食装备连同一夜暴富的梦想一起通过33英里长的奇尔库特山的远足山径，前往一望无际的育空河源头。斯卡圭自身保有着北拉斯维加斯的气氛：刚刚靠淘金致富的人会到这里来庆祝自己的好运，而濒临破产的人则会在此借酒消愁，一醉方休。在我们刚搬到镇上时，这条人行道还通往镇里的主干道。钢琴演奏的音乐声和舞厅女孩们的欢笑声一起蔓延到木板的人行道上，成功者和失意者都要在这条木板道上走过。

其中一条木制人行道成为我幼年的记忆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场景：我渴望飞翔。那时候我最多不过4岁，在我们那样一个小镇，所有的孩子很小便学会了独立，因此我总是独自走路去朋友的家，然后和朋友一起去传教士那儿参加布道。我非常喜欢传教士又宽敞又热闹的天主教家庭，聚会通常都有十来个兄弟姐妹，他们每次都忙忙碌碌，而我每次都迫不及待地投入他们的怀抱。我沿着木板道前行，这条木质人行道和镇上尘土飞扬的主干道平行，木板在太阳的照射下变得暖暖的，在我脚下嘎吱嘎吱地响着。每次我都会想：我见过老鹰、松鸡和蜻蜓会飞，可是却从来没见过有人会飞。这在我看来完全不合逻辑，难道没有人尝试过飞行吗？为什么没有人跳到空中然后像鸟那样飞起来呢？

这时我会驻足留步，站在路中央抬头望望夏日的天空，接着又看看延伸下去的那条主干道。然后，我会突然地跳起来。我根本不在乎是否会有人看到我，因为我想要飞翔的迫切心情远远比人们好奇的目光更强烈。而我每次都会摔倒，双膝擦得血丝殷。

好吧，这招没用。我这么想着。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

斯卡圭是我人生一个甜蜜而温馨的开端。爸爸妈妈在第一大道拐角的地方租下了一所建于1898年的木质小屋。房子是阿拉斯加州最富裕的银行世

家拉斯马森的。在我们来到斯卡圭的两年半后，我的妹妹莫莉出生了。此外我们还养了几条狗和几只猫，如此这般，组成了希思家庭的全家福。

斯卡圭是一个位于内线航道北端的小镇，它安静地栖息在航道港湾的边缘，四面环山。在这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整个镇子和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一起随着海浪起伏；你可以看到穿过阿拉斯加州直抵加拿大的一次次列车；你可以听到镇中心附近沙粒铺成的机场上螺旋桨的轰鸣声。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弥漫着海水咸味的空气；记得葱翠的地衣铺满山丘，漫山遍野尽是祖母绿的颜色。妈妈总是说她想买条和山丘颜色一样葱郁翠绿的地毯，后来她真的买了。

阿拉斯加州东南部的冬季酷冷难耐。在斯卡圭，凛冽的寒风会毫不留情地打劫整个镇子。但我并没有对此留下多少记忆，我记得的大多是温暖晴朗的夏季，我和姐妹们在野苹果树下玩家家酒。我记得社区篮球比赛，记得与传道修女的争论，她试图教我学会写大写字母“E”。可是当时这个字母在我看来无论怎样都太过单薄，我决心重新改造它——我坚持让她允许我在“E”上多加几条横线，所以每次我们都为此争执一番。

我和其他姐妹们共同住在一间卧室里，而哥哥查克则睡在当缝纫室用的壁橱里。查克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有一次他竟然拉响了镇上的消防火警，害得消防队长“拜访”了我们家，为此查克被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还有一次，他点着了爸爸点壁炉用的书报，慌乱中丢在了客厅的地板上，差点毁了拉斯马森先生的房子。虽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我们也还是会像小野兽一样争吵拌嘴。

妈妈曾经同意让全家在阿拉斯加州暂住一年。在这个古老偏远、连马路都不通的旅游小镇，我们的“短期见习”一晃变成了5年的短期居住。在这5年中，爸爸既当教师又当体育教练，夏天时他在阿拉斯加州的观光铁路上工作，而旅游旺季时则在酒吧帮忙照顾生意。妈妈则忙于照顾我们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旅游旺季还驾驶观光巴士，与此同时，在公共剧院和天主教堂里，也能常常看见她的身影。父母们鼓励我们参加打猎、钓鱼、远足之类的活动，在我们刚刚能够蹒跚学步时就教我们滑雪，或是让我们背上背包徒步远行。

这种生活方式和爸爸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好莱坞的家乡生活大相径庭。我的爸爸生于1938年，是当地著名摄影师查理·希思的儿子，查理·希思因擅长为著名职业拳击手们摄影而闻名。在他家，墙上到处张贴着詹姆士·J.杰弗里斯、乔·刘易斯和普里莫·卡尔内拉的照片。爸爸10岁的时候，查